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鼠籠之中
<p>她已經三天沒有看見白色毛絨的小身影了，但前幾日補充的葵花子和水減少了一半，這代表牠還活著的吧……她揉著眼往廁所走去，不像過往起床後就先去逗弄牠。她最近實在是不敢把那隻白色敘利亞倉鼠拿出籠子放風了，甚至也不敢敲敲籠子看牠從小窩探出頭的樣子。牠太老了，走路顛顛巍巍的，白色的長毛也一撮一撮地脫落，這風中殘燭的生命彷彿會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悄無聲息地化作塵埃。</p> <p>說起來倉鼠也已經到她家快兩年，也差不多是牠壽命的極限。唉……得跟男朋友說一下了，畢竟是他們之前一起從夜市的攤位贏回來的，印象中還是個套圈圈的遊戲。</p> <p>上完廁所後她習慣性地低頭檢查衛生紙，但依舊沒看見盼望的一抹殷紅。</p> <p>遊覽車陸陸續續放下了今天上游泳課的學生，游泳池大廳夾雜著教練的吹哨聲與學生的交談聲，一時間鬧哄哄的。人群中的她掌心冒汗，緊握裝泳衣的束口袋揸繩，嚥了嚥口水後說：「妳們先去換泳衣，我去廁所一下。」她說完便匆匆往廁所奔去，朋友在後方大聲提醒：「快點喔，等等還要搶淋浴間。」</p> <p>進到廁所隔間後，她屏著呼吸，將一盒東西從束口袋裡拿出來。</p> <p>那是盒驗孕棒。</p> <p>她的手發著抖，如做壞事般疑神疑鬼，總感覺在廁所門底下的空隙以及與隔壁之間的擋板之上有人在偷瞄她，她掃視過這些地方，確認無虞後才繼續把包裝拆開。這是她第一次使用這個東西，但她知道使用後的垃圾不能留在家裡或學校，不然有被發現的風險。</p> <p>「叩叩。」她正坐在馬桶上等待結果，清脆的敲門聲直擊心臟，她慌忙敲了兩聲示意裡面有人。外頭的說話聲逐漸高漲，在下水前多數學生都會上個廁所，她剛才來的早，但現在差不多是廁所使用的高峰期，尤其女廁總是大排長龍的，太久沒出去反而會被注目。</p> <p>她趕緊拿起驗孕棒察看結果，雖然距離建議的靜置時間還差一分鐘，但排隊的人恐怕等待不了那麼久了。</p> <p>首先映入眼簾的粗線豔紅如噴湧的鮮血，她心跳登時漏了一拍。等等，只有一條是紅的！她不敢大口喘氣，眼神仍抓著上方的檢驗結果重複確認。不知是不是盯得太用力導致的眼花，紅線隔壁若有似無的也出現了條淡粉色的線，淺到像是這張試紙的瑕疵，抑或是由那條顯眼的紅線顏色渲染過去的。她咬著下唇，想起說明書的內容，手像是突然斷線的木偶摔落在大腿上，深吸了口氣後才恢復些力氣，將驗孕棒的材料都塞到垃圾桶底部。</p> <p>深夜，直至隔壁床的爸傳來如雷般的鼾聲，她才從棉被中拿出睡前藏好的手機。一開機，螢幕的光芒猛地刺向眼球，她等不及適應就在網頁搜尋「驗孕棒結果」、「懷孕初期症狀」等資料。隨著資訊的了解，她就像隻慢慢被逼到牆角的困獸，事實愈發清晰且無可辯駁——驗孕棒第二條線再淺，都代表可能懷孕。而在統整懷孕跡象的網頁上，一句話將她牢牢揪住：「恭喜要成為媽媽了！」她盯著結尾的話語，無法動彈。</p> <p>原來對其他人來說，這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情。</p>	

她關掉搜索頁面，接著打開與男朋友的聊天室，最後一條訊息停留在約好下個月要見面，她早上還為此期待著，但現在絲毫沒有愉悅之情，打出的字詞頻頻出錯，她長按刪除鍵，帶著慌亂的語句一連串地消失，這個過程也讓她冷靜了點：「怎麼辦……我可能懷孕了。」

訊息欄旁迅速地顯示「已讀」。對於大四的學生來說，一週只有兩三天要上課，凌晨兩點還未入眠是種常態，她與他分別在東部與西部的城市，一、兩個月才有機會見上一次，雖然她常告誡男朋友要早點睡覺，但此時的她也慶幸對方沒有聽勸。

「先別緊張，妳今天驗孕了是嗎？有沒有可能看錯？」她一看見對方的回覆，瞬間熱淚盈眶，一股腦地傾訴驗孕過程和查詢到的資料。他們不是第一次發生關係，但上次不知道哪個環節疏漏了才導致這場意外。

「既然事情發生了，不管妳的決定是什麼，我都會支持妳的。」

溫柔堅定的言語雖不及陪伴身側有力，但仍足以讓她鼓起勇氣談論這與自身身分格格不入的話題：「我也查了人工流產的事情，在七週以內可以用吃藥的方式墮胎，但是超過的話就要上手術台。而且麻煩的是墮胎藥不能去藥局買，一定要去婦產科才有。」

「上次過後到現在也已經四週了，看來要快點決定，如果要吃藥的話，我可以陪妳去看醫生。」

一旦預設踏上就醫的方向，種種設想便如潮水般襲來，社會的期待與譴責就要淹沒她：「如果在婦產科遇到認識的人怎麼辦？裡面的醫生會是男生嗎？高中生去問這件事會被罵嗎？還有我每天都要上課，假日還要做志工，吃藥肚子很痛被問的話該怎麼辦？」

「先別想這麼多還沒發生的事情。」她知道男朋友是在安撫她，但被否定的壓抑感仍在心裡隱隱作痛。「現在還沒到做最後決定的時候，如果妳想要生下來，我也可以休學去工作養妳和寶寶。」

休學！他就快大學畢業了，多可惜呀！不過要生下孩子的話，有男朋友一起休學，徬徨的感受的確能降低不少。然而她依舊感到害怕，無論哪一條路都有她無法想像的濃霧覆蓋，似乎有要吃人的怪物藏匿其中：「要是能像電視劇演的，不小心出車禍後流產就好了……」

「太荒唐了！」

隔著螢幕都能感受到男朋友的盛怒，她連忙把這句話收回，但委屈如藤蔓般禁錮住心臟，每次跳動都因緊繃而疼痛：「對不起。」

「不准亂想。我剛才也去查了資料，不管妳想要人工流產還是留下孩子，第一步都是去婦產科檢查，妳這幾天就先去看醫生。」

「好的……」她黯然關閉手機。

這節體育課留在教室裡上健康教育，她遵循老師的指示翻開了健康課本，原本還在抱怨不能出去打球的同學們突然間嘻笑、打鬧起來，她也在看見主題與圖片後紅了雙頰。

「有什麼好笑的，今天要上的性健康對你們都很重要，別以為你們現在才高中，這件事情還離你們很遠，依照統計來看，你們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有發生過性關係，重要的保

護知識還是要了解，不要傻傻的什麼都不知道，不小心懷孕就慘了。」老師的引言才剛落下，班上又掀起一波討論，幾位男生打趣的問是不是對方在增加比例。

她如其他嬌羞的女學生低垂著頭，老師對著全班同學說話，卻似揮劍指向了她。她無顏坐挺身體，眼神在健康課本的插圖中巡遊，最停駐在一張受精卵乖巧地躺在子宮內的示意圖。她的身體裡也有這一顆東西嗎？這般帶入後，一股惡寒竄遍全身，就像身體在未經同意的情况下被寄生，抽取她的生命。

隔壁桌的朋友湊近她，對老師的話有感而發：「只有那群愛玩的人才會在這時候懷孕吧！就快學測了，上課這麼久了還在吵，不想上也不會看自己的書嗎？」

「就是說呀。」她照常附和後便合上嘴，不再延伸話題。上次學測模擬考她拿了全校前十名，這學期同時還擔任國文課與英文課的小老師，在他人眼裡絕對稱得上好學生，現在竟然淪落到與那群人畫上等號。

放學時外頭落著傾盆的雷陣雨，她與其他被困住的學生一同佇立於穿堂滑手機，等待雨勢變小。

「現在的雨好大。」她傳訊息給了男朋友。

「我這邊也在下雨呢！」

彼此正沐浴同個情景的巧合讓她不禁莞爾，她望向前方，嘴角很快沉了下去：「大雨讓回去的路變得好模糊。」

「馬路又不會因為下雨而改變，就等雨小了再回去吧。」

「……我找不到路了。」

「哈哈別開玩笑了，妳都走兩年多了。」

她收起手機，想不到能再說些什麼，雨勢也沒有要停歇的意思，索性披上雨衣去牽自己的自行車。

她騎著自行車在車道最右側，短時間的強降雨讓路面積水難消，每當需要停下時，穿著布鞋的腳都需踏入褐黃的濁水，她忍著噁心的感受，一心只想快點回到家沖洗。而大雨讓她只能低傾著頭前行，她看見前方汗水面上露出一小塊黑色抹布似的物體，由於速度太快，來不及閃避，只好硬著頭皮輾上去，車身往上彈了一下，輾到硬物的觸感從車輪一路傳遞到了身上，柔軟的抹布不會是這種感覺，比起抹布，會出現在路邊、有著黑色短絨、輾過去有硬塊感受的，不就是死掉的老鼠嗎！

她用力打了個寒顫，方才的車身還未回穩，這時徹底失控，她連同自行車一起向右傾倒，手肘與膝蓋承受著身體的重量狠狠砸向地面。

「叭——」

在聽見車輛喇叭聲的瞬間，她在腦中大聲地呼喊：「拜託、拜託、拜託拜託不要撞到我啊！」跌落後她連忙撐起身體，環顧四週才發現自己摔在了人行道上。死裡逃生的放鬆讓她克制不住哭泣，她檢視完流血的傷口後，狼狽地牽起腳踏車，繼續往回家的路前行。前幾天還想說要用車禍的方式流產，現在才真正覺得自己愚蠢至極，要是出車禍的話，她真的會死掉的吧！泡在淹著髒水的馬路，就像那隻水溝鼠！而且現在她的子宮完全沒有任何異樣感受，只有皮外傷在哀號，電視的情節果然是假的。

爸打開家門，看見她的慘況後明顯嚇了一跳，兩人對視一會兒，爸開了開口，良久才

擠出一句話：「妳這是怎麼了？」

「騎車自摔。」她用手背推開爸，進入房屋後逕自去了浴室。

她回到客廳時，發現桌上除了正在冒煙的高麗菜、三層肉外，還多了碘酒、紗布等用品，而廚房裡傳來抽油煙機運作的噪響，桌上的菜只剩下一個人的份量，她比平常還要晚回家，這個時間爸應該已經吃完晚餐了，難道是為了她在重新熱菜嗎？

她不願去跟爸對話，便拿著碘酒到垃圾桶旁，咬著牙為傷口消毒，咖啡色液體沿著手臂滑落又滴進垃圾桶，刺鼻的消毒水混合垃圾桶裡的煙灰氣味讓她胃裡翻騰，空氣中不合時宜地漂來了豬油的香氣，在嗅覺的交響中她用力嚥下口水，想以此壓抑嘔吐的慾望，然而大腦像是要自我毀滅般，重映了她輾到死老鼠的觸感，以及想像著當她輾過之後，森森白骨與黑紅內臟擠破黑色皮毛，在水中漂浮……

「嘔……嘔嘔……」終是潰堤，她扶著垃圾桶邊緣，胃一陣又一陣猛力收縮，像是要將身體都掏空般狂嘔不止。

稍微消停後，她抹去嘴邊黏液，空蕩的胃卻又馬上被不安灌滿。

這該不會是孕吐吧！

在焦慮之海載浮載沉許久，她再也承受不了，請假了週六的志工活動，踏上前往婦產科診所的路，就在快抵達時，她又再度傳訊息給男朋友：「你今天真的不能陪我看婦產科嗎？」她多麼希望對方可像過往追求她一般，即便是平日，也能為了安慰心情不好的她而翹課，乘車數小時來到她身邊陪伴。

「都說了這麼臨時的話買不到高鐵或火車票的，今天也只是去檢查是不是真的懷孕，如果過幾天需要複診或是吃藥的話，我一定馬上訂車票過去陪妳。」

她抓緊手機，心想只是去檢查一下而已，他們見面的交通費都是由男朋友負擔，來回所費不貲，更何況現在是因為沒有車票才不能來找她，不是因為推卸責任，她不能無理取鬧。

一推開診所的玻璃門，迎面而來的是柔和的光線與淡雅的香氛，彷彿將外頭的喧囂隔絕在另一個世界。牆面是米白的色調，陽光透過大片落地窗灑落在木質地板上，讓整個空間顯得溫暖而安定。牆角的茶几上，擺著一尊微笑的聖母瑪利亞像，靜靜地守護著這片空間。

櫃台護理師親切招呼她，隨後拿出一張表格：「第一次來看診的話要幫我留下基本資料喔！」

她執筆乖巧地填好所有基本資料。坐在候診區等待時，她悄悄觀察著其他來就診的民眾，有獨自前來的女士，也有帶著丈夫和小孩的婦女，更有拄著拐杖的老奶奶，她就只是女性眾多型態的其中一個階段而已，在此處並不會覺得自己是異類。

終於輪到了自己的名字被叫喚，推開診間的門扉後她愣了一下，醫生竟是個老爺爺。

「進來吧！」

她坐下後眼神直直盯著自己的膝蓋，腦中反覆演練該怎麼跟醫生說明，未等她想好，醫生就開口：「照生日來看，妹妹妳今年十七歲，那上次月經來是什麼時候？」

醫生面向著她，她的頭更低了，只敢小聲說話：「大概兩個月之前。」

醫生邊在電腦上註記這一事，邊問道：「那有過性行為嗎？」

「性行為」一詞由男性當著她的面說出，好似在腦中點燃炸藥，爆炸後陷入一片混沌，但礙於醫生發問，不得不應答之下，她只回了「嗯」一聲。然而醫生似乎沒有聽見，又問了一次：「妳有沒有過性行為？這會跟後續做檢查的方法有關。」

再度聽見那三個字，她的腦袋一片空白，紅暈綿延到耳邊，她害怕再被審問，這回大力地點了點頭，隨後便感到羞恥至極。接著她按照指示躺上一旁的病床，護理師在她的小腹上塗了冰涼的膏體，醫生拿著探頭過來後就壓在她的皮膚上移動。她注視前方的螢幕，聽醫生的介紹，在超音波灰白影像中認識了自己子宮的模樣，而畫面中有顆橢圓形狀物體，就像影像雜訊。

醫生不斷用探頭來回探看，說道：「不用再去抽血檢驗，差不多已有五週了。妹妹，妳知道妳懷孕了嗎？」

她冷不防地撞上醫生的眼神，原以為會是審訊般的凌厲，意外的是那眼神帶有慈祥，甚至歡欣。醫生滑著滾輪椅子回到了電腦前，護理師則帶著笑意用衛生紙幫她擦拭腹部的凝膠，眼下的氛圍就像要大肆慶祝般歡愉。

「可是醫生……」她覺得醫生誤認為她會像其他人一樣因為懷孕而開心，為避免騎虎難下，她連忙澄清，「我、我其實不想要這個孩子。」

醫生臉上的笑意慢慢收斂，口氣仍然溫和，說：「妹妹，我知道妳現在很迷惘，我見過很多女性得知自己懷孕時的反應，無論是本來就期待著寶貝到來，還是這是生活中的驚喜，妳只要知道這是上天給妳的禮物就好，不必因為現在覺得恐懼，著急逃避而做出輕率的選擇，妳的人生也許會因為新生命的到來而有新的希望與成長。」

她心底的憂慮化為實體，預想中自己面對斥責而崩潰、逃竄的情景不僅沒有發生，因為醫生的同理，反而還像被這具象的憂慮摸了摸頭，告訴她濃霧之下不一定藏著駭人怪物。

「但是我爸、老師和朋友不會支持我的。」她求助般地看向醫生。

「妳不是孤單的，我們可以幫妳找資源、找庇護、這裡都是願意支持妳的人，妳不需要一個人面對，更不需要因為他人的不支持而謀殺胎兒生命，每一個生命都有其價值，毀滅他是錯誤的行為，是不公義的事情，何況妳的胎兒下週之後就可能開始有心跳了，他的地位與『人』無異。」醫生將她的健保卡還給她，繼續說：「妳不是因為疾病而需要引產，就算妳心意已決，我也不願違背我的道德，請妳另尋他人協助吧！只願我今日說的話能讓妳有更加細緻的考量。」

她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思考過「生下孩子」的選擇，經過醫生的洗禮，她意識到自己過往的行為和思想簡直就是輕視生命。畢竟醫生是德高望重之人，他給的觀念肯定比自己亂想還要好多了。有了新的思路後，她緊繃的心鬆弛了些，看完婦產科後就留在外頭逛街，獨自吃完晚餐後才回家。

家門口的小窗沒有透出暖光，看上去無人在家，她開門後便按下電燈開關，空間亮起來的瞬間卻被嚇了一跳，爸剛才竟然不發一語地坐在漆黑的客廳，桌上的飯菜未動，但看上去已經涼了許久。

「我有在外面吃晚餐了。」她本想繞過他前往房間，卻還是被攔了下來。

爸站了起來，她也像是被拎起。是要責備她在外頭吃飯卻沒有提前報備嗎？還是該不會他知道了……

「妳為什麼會懷孕？誰欺負妳！為什麼都不跟我說？」

她來不及防備，赤裸裸的就面對她最想逃離的對峙。她不敢想爸會怎麼臭罵她，因為她連交了男朋友的事情都沒有說。她之前想過很多種爸意外得知的情節，像是在約會的路上巧遇之類的，唯獨沒想到會是因為意外懷孕而敗露。

「我沒有被欺負，都是自願的。」她甩下包包，瞪著爸，「還有你是怎麼知道的？你跟蹤我嗎？」

「胡說什麼，是醫生打電話過來的。」她回想起在填寫第一次就診的基本資料時，其中一欄是「緊急聯絡人」資訊，那時的她沒有多想就把爸的電話填了上去。「還有他都讓妳懷孕了，妳竟然還在為外人說話，妳不要傻到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爸雖然嚴厲，但從顫抖的眼神中也看得出慌亂，只不過這一切這在她看來就像站不穩腳跟罵人，畢竟男朋友的為人她比爸還要清楚，爸也只是不願接受現實才汗巖人家。

「你什麼都不懂就亂說，你從來都不了解我！」她越長大，就越發覺得爸根本不了解她，平日裡也對她漠不關心，唯有她犯錯時才會出來展示父親的角色。

「妳！」爸伸手指了指她又放下：「都怪妳媽當初頭也不回的就走人，我怎麼會知道該怎麼教女兒，我連妳都養不好了，還怎麼再養另個小孩！」

「你每次都這樣，說不過我就拿媽出來擋箭。」她的眼淚在眼眶中打轉，接著奔向房間，縮進自己的被窩裡。

淚水浸濕了枕頭，這一片冰涼觸感好似從心底發散。

她想著未來的自己一定不會成為像爸媽這樣的家長，不會拋棄孩子，也不會高高在上地侮蔑孩子，她會努力給予溫暖的照護與呵護，就算孩子犯錯，也會在第一時間傾聽與理解。

不知過了多久，屋子裡只剩下了倉鼠在跑滾輪的聲響，搖晃的滾輪不斷敲擊到籠子的鐵欄，雖然噪音多少影響睡眠品質，但習慣後總覺得比起沉寂下來還要好多了，至少能確認牠還活著。

無法入眠的她盯著天花板，婦產科醫生的話語縈繞在她耳邊，結合這幾天的經歷，她發覺孩子也與她有著深厚的緣分，在她發生意外時安然無恙，也在她想毀滅他時遭到阻攔，就像堅定地選擇了她。

翌日，她來到兒少安置機構當志工，要補回週六請假的時數，由於輪班的工作人員較少，她被派了帶女童外出看耳鼻喉科的任務。她從工作人員手中接過了女童嶄新且光滑的健保卡，不像她的卡片上有著擦不掉的黑色污漬。

牽著女童只有她掌心大小的手，她走在靠近車輛的一側，護著女童的安全。女童帶著鼻音仍滔滔不絕聊著在學校發生的趣事，她笑著回應，手卻摸到了女童小臂上的一條疤痕，她趕緊移開，繼續與女童談笑，心疼之餘，默默發誓自己一定要成為保護好孩子的媽媽。

「這個連假我們出去玩幾天，最後也去見一下妳男朋友，我車票都買好了。」

她從熟睡中被叫醒，朦朧間看見爸已經在整理儀容，這是這幾天下來，爸與她的第一則對話。爸態度的落差讓她心生警惕：「為什麼？為什麼突然想要出去？」

爸手上的動作停了下來：「前幾天對妳太兇了，我們應該找機會多了解一下彼此的想法。另外，我也該認識一下他。」爸推開了房門，在離開前說：「在我早餐做好之前要換好衣服。」

她瞬間充滿精神，爸吃錯藥了嗎？這次竟然主動認錯。她本能地想拒絕，但一想到可以讓男朋友省下見面的車票錢，且總有一天也是要見家長的，雖然現在的情況可能有點尷尬，但也不失為一個好時機。

出門前，她還特地為倉鼠多挖了幾匙飼料，敲敲牠的籠子說會晚點回來，還沒來的及等倉鼠從小窩探出頭，爸的催促聲又起，她只好作罷。

在前往車站的途中，她因為疲倦而再度睡著，等到爸停好車子了才醒來。兩人從地下停車場走上了一樓，然而，眼前的景象並非她所熟悉的車站候車廳，雖然同樣有一排排的座位，但卻沒有顯示時刻表的大螢幕，數個櫃台上方閃著紅字號碼燈，空氣裡隱約有股消毒水味，直到看見身穿白袍的人員在大廳穿梭，她終於認清爸的目的，卻仍不甘地問：

「不是去車站嗎？為什麼我們會在醫院？」

爸緊緊抓住她的手腕，她用力抽著手，奈何在成年男性的力量之下這只是徒勞，她壓著顫抖的聲音說：「沒用的，醫生會拒絕的，不要白費時間了。」

「我有事先打聽過，這間醫院的醫生願意，而且這裡是醫學中心，會更安全。」爸自始自終都不看她一眼。

事發突然，她毫無應對之力，而大醫院裡就診的病患眾多，她也不想當眾撒潑，只能木然地跟著爸，也配合著接下來的問診和檢查。她想起來，如果是前兩週的話，她應該會覺得輕鬆才對，因為爸知道了，而她很快也能回歸到正常的生活，這件事終將成為秘密，除了至親之人誰都不知道，她也依舊能配得上「好學生」的頭銜。

當人工流產同意書擺在自己面前時，她才回了神，握著筆的手卻遲遲無法落下。

「……我想去上廁所。」她看向爸。

爸依舊眼神閃躲：「簽完再去。」

她咬牙切齒說道：「你都騙我來了，讓我去廁所又會怎麼樣！」

醫生與護理師訝異地看著與方才判若兩人的她，醫生打了圓場：「同意書需要在本人願意的情況下才能簽署，也許小姐需要多一點時間考慮。」

「時間越久胎兒會越大，今天必須處理掉，我是她家長，聽我的。」

醫生為難的又看向了媽，在三名大人的注視下，她哽咽地說：「我只是想去廁所，去完再回來簽可以嗎？」

護理師終是為她打開診間的門，沒有人追上來，似乎都認為走到這一步的媽已經沒有任何轉圜餘地。

她一直以來都是被動的角色，小時候母親獨自離開，被迫在單親家庭中成長；長大後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肚子裡擅自住進個孩子；最後，也還要在爸的欺騙下，強行終止她和孩子的聯結。

她好不甘心，好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這股念頭一發不可收拾，在踏入廁所之前，她邁步奔向了對面的樓梯間。她從九樓一層層跑向下，同時傳訊息跟男朋友說：「我想要留下寶寶！」當終於抵達一樓大廳，她看了眼指示後快步往搭乘計程車的方向而去，接著上了台離她最近的計程車。

剛坐上車的她氣喘吁吁，注意力馬上被手機訊息拉走。男朋友傳來一則訊息：「好，但是我家人反對我休學，要留下孩子的話就改成我在上課之餘多兼職幾份工作，這樣子也是……」剩下的文字她無心瀏覽完，滿腦子都在想當初不是說好會一起休學的嗎！當她正要質問時，瞥見窗外有個人影在群眾中奔跑，她定睛一看發現是那人竟是爸，他不知何時已是滿頭白髮，焦頭爛額的模樣讓她心臟緊縮了下。

爸正在向路人詢問些什麼，緊接著視線就對上了她所在的車輛。

司機的聲音在此刻變得清晰：「小姐，要去哪裡？」

